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農政全書

(八)

徐光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農政全書

(八)

徐光啓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農政全書卷之四十三

明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定上海徐光啟纂輯
明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鑒定

直隸松江府知府穀城方岳貢同鑒

荒政

備荒總論

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助。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饑。君子非之。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墻也窳害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謂天時和順事業得敘者。

耕稼得其次序貨之源也。等賦謂以差等制賦也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

時斟酌焉。皇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當。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

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

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邱濬曰。荀卿本末源流之說。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誠知本之所

以注此。使下常有餘。上無不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

以爲人。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管子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九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之。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

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可得而有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

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所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陸贄嘗謂國家救荒所費者財用。所得者人心。見錯謂腹饑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安能以有其民。此意惟贄得之。

陸贄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范鎮知諫院言。今歲荒歉。朝廷爲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貸。存恤不爲不至。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能寬其力役。輕其租賦。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小歉雖重施。固已無及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故也。臣竊以爲水旱之作。由民

生不足。憂愁無聊之嘆。上薄天地之和耳。

蘇軾曰。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于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于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事藏穀。小民無所得食。小民能束手斃乎。今世之沈起張靜不少矣。而人以爲救荒奇策。有言勿閉糴者。指爲爲隣游說。有言勿抑價者。以爲爲富民游說也。奈何哉。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成。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邱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計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明。于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于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千餘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

程頤曰。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之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于是流民歌詠。至者日眾。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當擇寬廣之處。宿或使晨入。至于午而後與之食。給米者午時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多倍之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候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浮浪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饉。哀矜之一也。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惺平糶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王楨曰。蓋聞天災流行。國有代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雖二聖人亦不能逃其適至之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僅二。而水旱螽蝗屢書不絕。然則年穀之豐。蓋亦罕見。爲民父母者。當爲思患豫防之計。故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

元扈先生曰。管子所謂措

國于不傾之地。修備是也。

楊溥曰。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有困窮之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立國。必修預備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有預設備荒定制。洪武年間。每縣于四境。設立倉場。出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于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于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旣全無。倉亦無存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

何景明曰。救荒之策。竊爲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爲三害。而所利于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夫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敗。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佑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自啖。而卒不得與。

此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等死耳。聞目覩。可爲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爲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抽其薪。徒酌水澀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封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也。何以異此也。

焦竑曰。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預爲之計者。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而除盜賊卽具于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眾。民窮財盡。奸宄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餓。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饑饉頻仍。羣不逞之徒。鉤連盤詰。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備荒爲尤急。總之修先王儲侍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蓄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哀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孳孳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蔑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遣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旣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後世每多臨事權宜之術。非經遠之道也。

俞汝爲論捕蝗曰。昔唐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或者譏其以人勝天。予竊以爲不然。夫天災非

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爲。姑得任之。至于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壅之法。凡可以用力者。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爲方畧。以禦之可也。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爲患。故廣收豌豆。教民種植。非惟蝗虫不食。次年三四月間。民大獲其利。古人處事。其周悉如此。夫宋朝捕蝗之法甚嚴。然蝗虫初生。最易捕打。往往村落之民。惑于祭拜。不敢打撲。以故遺患。未知姚崇倪若水盧慎之辨論也。

備荒考上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察。七月嘗禮。凡有禮節。皆從減省。八月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月蕃樂。閉藏樂器。十月多昏。勿備禮而婚娶。十一月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月除盜賊。饑饉盜賊多戒。備緝捕以除之。荒政要覽曰。管中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李惺爲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

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計民食終歲長

百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

則發大熟之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

以富强。董煟曰。今之和糴其弊在于籍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爲市。最

爲患者吏胥爲奸。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五陌之惠。紛然而起。故糴米

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于民以逃贖責。是其爲糴也。烏得謂之和哉。至

于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故積而不散。化爲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有差輸之當社委

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于民不厚而置倉

倉于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胥出而施

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浸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

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

唐李訢曰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于國體實有虛損曷若預儲倉

粟安而給之豈不愈于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敕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

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于倉儉則加私之二糴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糴

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邱濬曰荒歉之年民間閉糴固

小人射利之時也。而必閉之者。蓋彼亦自量其家口之眾多。恐嗣歲之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劫禾之舉。此盜賊之端。禍亂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盜賊。正以此耳。小人乏食。計出無聊。謂飢死與殺死等死耳。與其飢而死。不若殺而死。况又未必殺耶。聞粟所在。羣趨而赴之。哀告求貸。苟有不從。卽肆劫奪。自諉曰。我非盜也。迫于飢寒。不得已耳。嗚呼。白晝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罪于官。因之爲駭鼠竄。竄竊弄鋤挺。以扞游徼之吏。不幸而傷一人焉。勢不容已。遂至變亂。亦或有之。臣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至飢窘。必先榜示禁其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眾。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眾。亦必爲之計算。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強也。然亦嚴爲之限。凡有所積不肯發者。非至豐穰。禁不許出糴。彼見得利。惑其後時。自計有餘。亦不能以不發矣。

趙抃救災記曰。熙寧八年。吳越大旱。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及簡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日。人受粟日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

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住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抹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事。無巨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得免于轉死。得無失斂埋者。皆抃力也。又曰。裁診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

富弼擘畫屋舍安泊流民事。行移曰。當司訪聞青淄登濰萊五州地分。甚有河北災傷流移人民逐熟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那趨房屋安泊。多是暴露。並無居處。目下漸向冬寒。切慮老小人口。別致飢凍死。甚損和氣。須議別行擘畫下項。

一州縣坊郭等人戶。雖有房屋。又緣見是出賃與人戶居住。難得空閑房屋。今逐等合那趨房屋間數如後。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第三等一間

一鄉村等人戶。甚有空閑房屋。易得小可屋舍。逐等合那趨間數如後。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第三等三間

右各請體認見今流民不少。在州卽請本州出榜。在縣鎮鄉村。卽指揮縣司曉示。人戶依前項房屋間數。各令那趨立定日限。須管數足。仍叮嚀約束。管當人等不得因緣騷擾。乞覓人

戶錢物。如有違犯。嚴行斷決。仍指搆州縣城鎮門頭人。常切辨認。才候見有上件裁傷流民老小到門內。其在州則引于司理處出頭。其在縣即引于知縣處出頭。其在鎮內即引于監務處出頭。各仰逐官相度人數。指定那趨房屋主人姓名。令幹當人畫時引押。于抄點下房屋內安泊。如門頭不肯引領者。許流民于隨處官員處出頭。速取勘決訖。當便指揮安泊了當。如有流民欲前去未肯安泊者。亦聽從便。如有流民不奔州縣直往鄉村內安泊者。仰耆壯畫時引領于趨那下房內安泊訖。申報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逐家量口數。各與桑土。或貨種救濟。種植度日。如內有見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權與蓋造應副。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別無房屋。那應不得一例施行。除此擘畫之外。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小。即指搆逐處僧尼等寺。道士女冠宮觀門樓廊廡。及更別趨那新居房屋安泊。河北逐熟老小。如有指揮不及事件。亦請當職官員相度利害。一面指揮施行。務要流民安居。不致暴露失所。

富弼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營運不得邀阻事曰。當司訪聞得上件飢民等。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草木。貨賣糴食。及拾橡子造作吃用。并于沿河打魚。取採蒲葦。博口食。多被逐處地主。或地分耆壯。妄稱係官或有主地土。諸般名目。邀阻不得採取。似此向去。冬寒必是

大段拋擲死損須專行指撝。

右請當職官員體認見今流移飢民至處。立便叮嚀指揮諸縣官。火急行遣。遍于鄉村道店。村疇內。分明粉壁曉示。應係流移飢民等。除人戶墓園桑棗果園及應係耕種地內諸般樹。不得採取斫伐外。其近外遠去處泊野山林內。柴薪草木橡子。并沿河蒲葦荻打捕魚諸般。養活流民等事件。不拘係官係私。有主地分。自隨流民諸般採取養活骨肉。其耆壯施主。並不得輒有約攔阻。如違仰逐地方耆壯。具地主姓名解押送官嚴行斷遣。若耆壯通同。闖隨。並仰流民于近便縣鎮官員處出頭陳告。立便追捉重行勘斷。申當司所有前項事件。蓋爲應急救濟流移飢民。才候向去豐熟日。卽依舊施行。

富弼告諭勸誘人戶各量出斛米以救濟飢民事。曰。勘會當路淄青濰登萊五州。自春以來。風雨時若。夏已大稔。秋復倍登。咸遂收成。絕無災害。兼曾指撝州縣。許人戶就近輸納。務從百姓之便。不顧公家之煩。當司累奉朝廷指撝。凡事並從寬恤。一無騷擾。頗獲安居。今者河北一方。盡遭水害。老小流散。道路填塞。風霜日甚。衣食不充。已逼飢寒。將棄溝壑。坐見死亡之阨。豈無賑恤之方。又緣廩所收簿書有數。流民不絕。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眾力。庶幾凍餒稍可安存。況乎今年田苗。旣大豐于累載。而又諸郡物價。復數倍于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踴貴之值。豈可只思厚己。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憫。兼日累據諸處申報。以斛斗不住。增長價例。乞當司指撝諸州縣城郭鄉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價。所貴飢民易得糧食。見今別路州縣城郭鄉村。並皆有此。指揮惟當司不曾行。蓋恐止定價例。則傷我土居。

之人須至別作學畫。可使兩無所失。其上項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令量出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聚萬千之數。于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共成利濟。斂本路之物。救鄰封之民。寔用通其有無。豈復分于彼此。今具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後。

第一等二石
第五等四斗

第二等一石五斗
客戶三斗

第三等一石
己上並米豆

第四等七斗

富弼支散流民斛斗畫一指揮行移曰。當司昨爲河北遭水。失業流民。擁併過河南。于京東青淄濰登萊五州豐熟處。逐處散在城郭鄉村不少。當司雖已諸般學畫。採取事件。指揮逐州官吏。多方安泊存恤。救濟施行。本使體量。尙恐流民失所。尋出給告諭文字。送逐州給散諸縣令。逐耆長。將告諭指揮鄉村等第人戶。并客戶依所定石斗出辦米豆數內。近州縣鎮只于城郭內送納。其去州縣鎮城遠處。只于逐耆令耆長置厯受納。于逐耆第一等人戶處。圖那房屋。盛貯收附。封鎖施行去訖。自後據逐州申報已告諭到斛米數目。受納各有次第。今體量得飢餓死損。須至令上項五州一例。于正月一日委官分頭支散。上件勸諭到斛斗救濟飢民者。

一請本州纔候牒到。立便酌量逐縣耆分多少。差官每一官令專十耆。或五七耆。據耆分合用員數。除逐縣正官外。請于見任并前資寄居及文學助教長史等官員內。須是揀擇有行止清廉幹當得事。不作過犯官員。仍斟會所差官員本貫。將縣分交互差委支散。免致所居縣分親故顏情不肯盡公。及將封去貼牒書填定官員職位姓名。所管耆分去處。給